

海棠花前·绽放的记忆(1)

◆ 邓在军



海棠花前·绽放的记忆

作为周恩来总理的侄媳,邓在军在《海棠花前·绽放的记忆》(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中,以较大篇幅记述了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栩栩如生的音容笑貌和亲切难忘的教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恩来总理的伟大人格力量和思想道德情操。本报选摘其中部分内容。

初见恩来伯伯

1955年5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当时,西南军区撤销不久,我也从重庆经云南昆明调到了北京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离开昆明前,我接到尔均从重庆来的信,信中有句话让我也有些莫名其妙:“你到北京后,应该去看看伯伯,看看总理。”对于信中的“总理”,我没反应过来,还以为是你尔均写掉了字。到北京我才问清楚,他所说的伯伯和总理,就是国务院周恩来总理。

明白这一点后,我心里涌起一股幸福的暖流。这种幸福感,并非简单地来自女人的虚荣心。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尔均和周总理的关系,但初恋的幸福已经弄得我如痴如醉,只要能经常和尔均见面,我就别无所求了;没想到,他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儿。周总理是国家领导人,在人民群众中威望极高,在我心目中,更是高不可攀。突然之间,我可能要成为他的侄媳,这份额外的惊喜,让我感到了命运之神对我的特殊恩宠。

果然,调到北京不久,我那天正在练功房练舞,突然接到总理卫士长成元功的电话,他说总理要见我,让我等着,他会来接我。

我的心就怦怦跳起来了。我赶快换了海魂衫,重新结好两条长辫子,梳洗打扮了一番。我猜想,总理派人来接我,这下可以坐一回小汽车了,我还从来没有坐过小卧车呢!接我的人来了,真的是“小车”,而且比一般的小卧车还小:是辆三轮车。

总理处派三轮车来接人,我非常惊讶,真的是总理派来的吗?会不会是个骗局?想来想去,又觉得这种骗局没有理由。走着瞧吧,我不再多想,坐上了三轮车。

中南海大门有当兵的站岗,通过门岗后,我的心放下来了。这里是过去的皇宫所在,又正是春夏之交的五月,琉璃飞檐,红花绿树,显得很有气派。这天阳光很好,花香扑鼻,可是,越往前走,我的心情越紧张,就像个临考前的小学生。我不知道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样的场面,也不知道见到周总理后该讲些什么。

西花厅终于到了。门前栽种有好些株秀美挺拔的海棠树,盛开的

海棠花在阳光下显得分外绚丽,象征着这是一个无比美好的日子。

我从小就喜爱海棠,后来才知道,海棠花是中国特有的植物,四川又是海棠花最多的省份,自古以来就雅俗共赏,被誉为“花中神仙”。那天,突然看到这么多海棠花,又开得正艳,我的心情一下子就轻快了许多,甚至隐隐有种“回家”的感觉。

让我意外的是,总理和七妈会在门口迎接我(按照周家的大排行,侄儿女辈通常称呼总理为“七伯”,邓颖超为“七妈”)。当时还没有电视,但从新闻纪录片上,我已经多次见过总理形象,因此一眼就认出来了。总理微笑着打量了我一下,连说:“好好好!”七妈很高兴,说:“我们一直在等你。”他们一下就让让我感到了亲人般的温暖,我心里更加放松。

进屋后,他们让我坐进沙发。七妈一直对我笑眯眯的,问我多大啦,工作怎么样啊,高兴地问个不停。当听说我是独女时,七妈更乐了,说:“那你跟我一样,我们家我也是独女。”又扭头对总理说:“她是独女,我也是独女,而且都姓邓,好!”总理也特别高兴。我的心情也就越来越舒畅了。

可是,当问到另一个问题的时候,屋里的气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是总理问的,他问到了我的家庭出身。以往想到出身,我心里也不好受,但因为是业务骨干,在文工团的环境里,也还没有因此受过罪。这会儿,我忽然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妙了。可是,我不能撒谎,只能老老实实回答,难过地吐出那两个很沉重的字:“地主”。

听到我的回答,总理似乎愣了

感谢生命的美意

廖智



22.铁了心要去雅安

很快我们就知道,那不是幻觉。雅安和芦山地震的新闻铺天盖地地传来,看着画面里那些坍塌的房子,我的心也在往下沉。坐在家里无法消除地震带来的恐惧,我们的房子说不定也会变成废墟,那我为什么不出去雅安帮忙呢?我可以去做一些有用的事,就像当时那个男生救助我一样。

打定主意,我就开始打电话,翻开电话本,给那些我觉得能结伴出发的人都拨了一遍。所有人都觉得我在开玩笑,他们劝我打消这个念头,一是因为地震刚发生还没多久,那里还很危险,二是就算我到了那里,我又能帮上什么忙呢?

说实话,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那么多。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当时在重庆,离雅安并不远,地震发生的这天是周六,就算赶过去了,周日晚上也还赶得及回来,不会耽误上班。更重要的是,经历过汶川地震之后,我完全知道地震发生后的第一夜有多重要:我们汉旺镇第一天的遇难人数还只是几千,仅过了一夜,就立刻上涨到一万多。救援的时间很宝贵,很多人都熬不过这一晚。就算我能做得很少,可如果能救出一个人,那也是一条宝贵的生命啊。

我心急如焚,打遍了电话却找不到办法。我一边祷告,一边忍不住哽咽。祷告完没多久,奇迹出现了,我接到了一个关键的电话,就是这个电话把我带入了雅安,带入了这场灾难的核心地带。但说实话,接到这个电话时,我更多的是意外。因为打来电话的这个男生,我认识他的时间并没有多久。地震前一天我去一家摩托车公司做了场讲座,分享了地震前后的经历。这个男生就是这家公司的员工。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为什么会找我。“廖智,你说得太准了!”男生的第一句话把我吓了一跳。我很快反应过来,他说的是我那天的发言。讲座结束后的提问环节,有人问我汶川地震前有什么征兆,我说就是天气特别闷,就像这两天的天气一样,怪怪

的。没想到就这么无意说中了。

聊了几句之后,男生说他们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越野摩托车车队,曾经在第一时间赶到汶川和玉树参加地震救援,如果我想去雅安,他们可以带我去。我当时又是惊讶又是激动,问他怎么会想到我。男生说因为你有经验啊,你在废墟里困了那么久,你最知道震区的人需要什么,你也懂得怎么去安慰和鼓励他们。我的心一下子就亮了。我觉得上帝一定是听到了我的祷告,才把他们派到了我身边。我马上回复了那个男生,我收拾好东西,立刻就走。

挂上电话我就开始收拾东西。因为雅安地震发生在早上八点,我们匆忙下楼的时候就穿得很少,所以那边的灾民肯定也很需要衣物。我找了很多衣服,又收拾了一些药物,把一些灾后心理重建的资料拷进U盘,然后就坐在沙发上开始打包。

到了这时候,我妈才意识到我是铁了心要去雅安了。她没有说话,转身也背了一个书包出来,扔在沙发上。她说,要去就一起去。怎么能让我妈去呢?汶川地震的时候,我爸那么坚强的一个人,在废墟外陪了我26个小时,整个军人都快崩溃了。那时候我妈还不在于现场,如果换成她,她肯定更受不了。我不想让她去经历这一切。何况我们一家三口,要是我和我妈都去了,万一出了事,两个人都不在了,我爸该怎么办。可我妈比我更固执,她就是不愿意让我一个人去,哪怕到了现场,她只能帮忙看行李,她也要跟我一起去。

我们俩为这事儿吵得很激烈,最后解决问题的还是我爸,他从外面回来,听完了我们俩的争执,淡定地说,廖智你去吧,让你妈也一起去吧。他说我们相信肯定不会有事,因为我们去做的是一件好的事情,神会看着我们。于是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我发了条微博,宣告出发,然后就跟我妈一起收拾东西出发了。

两个人一起收拾,准备时间就快多了。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已经整装待发,就等着摩托车车队的采购完物资来接我们了。这时又来了一段小插曲,某电视台的节目编导看到了我的微博,觉得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线索,于是打电话过来找我,希望我可以去上海参加一个公益节目,在节目上呼吁大家去当志愿者。

16.混过哨卡

刀二羊伸手朝前面隐约可见的一片竹林指了指:“向左走,进那片竹林!”

马车“丁零丁零”地穿过了竹林,抬眼就是一座村寨。刚到寨口,就有哨兵拦住了他们。刀二羊道:“找你们宫连长。”哨兵一听,就带着他们穿过村寨,来到一条小河边。刀二羊一眼就看出,这便是中缅间的那条界河了。宫连长正带着几名战士在河边用手榴弹炸鱼呢。宫连长一见刀二羊,十分亲热:“刀哥,贵客呀!”刀二羊笑着说:“我这边有公事,路过这里来看看你,还有这事赶回去呢。”一转脸,“哟,白连长也在?”

白连长正是对面自己边防队的连长,他在游击队里兼做顾问。白连长一见刀二羊,就说:“真是巧了,我也要回去。我们一起走吧。”就这样,白连长也坐上马车。在他的带领下,马车丁零丁零地向界河上的竹桥走去。这时,刀二羊不失时机地对白连长说:“我这次去密支那买了点西药,顺便给寨里的妇女小孩带了一些胭脂、香粉、糖果等东西,不知道哨卡上会不会当作‘四旧’给没收了?”白连长一听就说:“没事。”

哨卡的哨兵见是他们的白连长亲自带着马车过来,毕恭毕敬地敬了个礼,一行人便通过了,连艾蛟的通行证也没看。白连长与刀二羊告别后,刀二羊熟门熟路,马车走不多久,芒果寨就到了。马车在寨口的一家小杂货店前停下,一位长相憨厚的中年傣族男子从店里跑出来,他一见刀二羊,就亲热地招呼:“刀医生,你也一道来了?”

艾蛟大为惊讶,瞪着那中年男子:“岩龙,你们认识?”岩龙笑了:“他是我们寨的大医师啊!”艾蛟连连说:“噢,刀医师,失敬失敬!”说着指挥岩龙和车夫把带来的货搬到柜台后面的一个房间里。

这时,从竹楼上走下一个年轻少妇,脸颊红红的,未开口尚有几分清涩:“刀医师,艾蛟大哥,你们坐。让岩龙先给你们烤茶喝,我去做饭。”少妇是岩龙的妻子依拉娟。说罢她就顾不上忙去了。岩龙则变戏法一样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截青青的嫩竹筒。他往竹筒里装上茶叶,一层层压紧了,便将竹筒放在火塘边烤,直烤

得竹筒外面那层鲜嫩的青绿褪尽,转而泛出一片焦黄色时,才把里面的茶叶倒出来。这时茶叶也成黄黄的一坩了。他把那坩茶掰开,分别放在三个洗净的白瓷碗里,冲上沸水,又等了片刻,这才说:“刀医师,艾蛟大哥,你们请!”

艾蛟捧起碗,迫不及待地抿了一口:“真香啊,一路上我都在盼岩龙兄弟的竹筒香茶呢!”说实话,这样的烤茶刀二羊也从未见识过,可他却装出一副品茶高手的样子赞叹道:“唔,这茶烤得地道,茶的醇香加上嫩竹的清香,喝一口,一夜的疲劳都忘了。不过——”他顿了顿,目光转到艾蛟身上:“不过这烤茶我是经常能喝的,艾蛟老弟的哟,只怕是过了今天就难得吸着了。”

“什么好东西,你喜欢,我连那水烟筒都送给你好了。”艾蛟喝着香茶,心情很好。“那怎么好意思,君子不夺人之美。”刀二羊作谦君子状,“我只要现在再抽一袋过过瘾就行啦!”“刀医师上瘾啦!”艾蛟开心地大笑。水烟筒还在马车上,艾蛟命赶车老缅去取。刀二羊见状,忙说:“让老爹歇着,我自己去取。”说着,刀二羊走出去,爬上马车,取下水烟筒,正要往里面掏,扭头一看,见那车夫老缅也跟来了。老缅说:“那支猎枪的旁边有一包哟烟,艾蛟大哥说也要送给你的。”

刀二羊听说,上去伸手取下那包哟烟,发觉很沉,一摸就知道了,里面装的不是烟,而是钱。他赶紧又拿起水烟筒,和老缅一起回到了岩龙家。

依拉娟真是能干,转眼间,饭菜已经摆满了一桌。她自己换了衣服,白色紧身上衣配一条蓝底白花的长筒裙,把少妇略显丰腴的身材勾勒得凹凸有致。她殷殷地为各人倒满了米酒,一个劲劝大家吃菜。

酒过几杯,刀二羊说要上厕所,就手里抱着艾蛟的水烟筒,边走边吸,走过柜台后面的那个房间,一低头,迅速闪了进去,从水烟筒里掏出了他的宝贝,装进自己的口袋,然后略一迟疑,又用那块包宝贝的红绸布,在地上捡了一块石头包起,塞到艾蛟的货包里去了。

艾蛟装做什么也没看见。酒足饭饱之后分手时,刀二羊把水烟筒还给了艾蛟。

魂之歌

竹林

